



## 香港體育新動力

為期八天的全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（殘特奧會）香港賽事，將於12月15日畫上句號。閉幕禮定於晚8時舉行，而主辦方亦因應大埔災情將簡化程序，展現了大會的體恤與彈性。儘管賽事期間遇上突如其來的港瘍，香港市民對這場「主場全運」的熱情絲毫未減。據統計，有超過480萬香港觀眾，即約佔全港75%的電視觀眾，透過多家免費電視頻道收看比賽，為運動員吶喊助威，充分反映港人對體育的關注與支持。

CSM媒介的研究數據就更加令人振奮：根據其統計，閉幕禮吸引185萬觀眾，佔4歲及以上電視觀眾28%，平均每人收看長達53分鐘，遠超一般節目。這不僅顯示香港人對大型體育盛事的濃厚興趣，更強化了市民對本地運動員的認同感。透過這些數字或是氣氛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一股嶄新的香港體育文化正在萌芽，香港市民對香港隊參與國際賽事態度不再是「事不關己」，而是「感同身受」。

然而，與國際或國家隊賽事相比，本地球隊賽事的吸引力仍顯不足。以足球為例，無論香港隊對陣強弱，光芒。



## 善待你的家傭

宏福苑大火，一場全社會的心理創傷，相信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撫平。

在港島某私人屋苑快餐店，聽一位婆婆與她的鄰居談話，長者傷心自有痛處，電視每播放有關火災現場家破人亡的慘況，不知怎的，眼淚就是流個不停，不知道怎樣去改變自己這種延續性哀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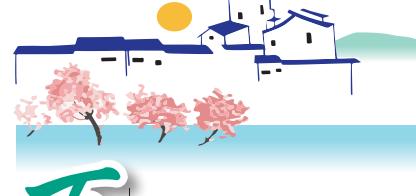
在這場災難中，有九名印傭和一名菲傭不幸離世，印傭葬身火海比菲傭要多，這與照顧長者有關，有長者的家庭，多僱用會說些少中文的印傭，可作簡單溝通，而年輕僱主沒有語言障礙，則多會僱用菲傭照顧孩子；所以火警發生時，菲傭帶着孩子或手抱嬰兒，比較容易逃生，而印傭就不同了，她們照顧的多是行動不便或坐輪椅的長者，走火警就困難重重。有僱傭脫險的印傭說到同鄉的不幸，「我們不能丟下婆婆不顧呀！」在生死之間，毫無血緣的人，照顧者沒有放棄被照顧者的生命，拚死保護至最後一同罹難，善良的靈魂，深深感動了我們。

另一位僱傭和僱主一同脫險的印傭，躺在醫院訴說和僱主失聯，「很掛住95歲的公公（僱主）。」當時脫險並不等於生存，被救出的人當時情況看似還可以，但其實已是內傷嚴重，最後還是去世了，印傭的尋人記，令人動容。這場火災奪去的生命，除了親人之外，還牽涉不少人的兒時玩伴、同學、同事、老師、校友，沉痛仍在不停延續。

有位長者說，她現在很珍惜家中的菲傭，在看這宗新聞的時候，菲傭每說到受傷的同鄉，都眼泛淚光，而且還動情表示，如果遇到此等情況，她也會背起僱主逃生，長者為此感動不已，因為她的家居在30樓以上哩！就憑這一句，就應好好善待你的家庭傭工。在災難面前捨生忘死，對死亡無所畏懼的大有人在，我們殉職的消防員，拍門呼喚救了多人而犧牲的居民，人性的光輝，值得我們致敬。

在此一艱難時期，社會還未走出傷痛，但選民走了出來，用他們的選票，讓新一屆立法會順利誕生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困難反而凝聚了力量，市民抱着對新屆議員的期望，熱情比任何時期還要高漲，新人事新氣象，立法堵塞漏洞，系統性改革，必然加快步伐。

正如當選的立法會候任議員說：此刻社會正值沉痛時期，當選於我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，共同推動災後支援和重建，反而有感肩上從未如此負重。



## 百家廊

李國新

大雪時節，臨近冬至，南方的風添了幾分凜冽，寒意浸進骨頭縫裏。這時節，我總忍不住念叨：天老爺，下一场冬雪吧。

冬雪遲遲不來，記憶裏的雪倒先飄了過來。小時候的冬天好像冷些，冷得透徹，雪也下得酣暢。道路被一尺多厚的積雪埋着，小河結了鏡面似的冰，屋簷下的冰凌，吊得有兩尺多長，尖尖的，亮晶晶，那才是真正的冰天雪地。

上小學時，我總愛踩着河面的冰上學，一點不愄會掉下去。積雪沒到腳踝，深一腳、淺一腳地走，走得渾身發熱，手、臉、耳朵凍得通紅，腦袋上冒着白氣。有天放學，同學們在路上打起了雪仗，堂姐就走在我身邊，她冷不防抓了一把雪，扔過來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進我的頸脖子裏，冰涼的雪水，順着衣領往下淌。我那時才十多歲，望着大我兩歲的堂姐，她笑得眉眼彎彎的樣子，我竟然委屈地哭了。一到家，我就跟媽媽告狀：「媽媽，堂姐欺負我！」媽媽向來疼我這個獨兒子，當天就找到堂姐：「你是姐姐，怎麼能欺負弟弟呢？」

堂姐依舊笑着解釋：「我們都在打雪仗呀，我身上也全是雪呢！」其實堂姐一直護着我，我們同班，她總把

## 雪中情

好東西分給我。如今50年過去了，每逢下雪，堂姐還會提起，說我小時候告狀的趣事，我們倆都已是兒孫滿堂的人了，笑着笑着，眼角就泛起溫軟的來。

記憶裏的雪景，總帶着壯麗的底色，天地間一片銀白，像被真金白銀細膩裝飾過，遠處的雪景，望不到邊，白晃晃、亮晶晶的，晃得人睜不開眼。下雪時的景致更是耐看：先是雪籽劈裏啪啦地砸下來，接着是柳絮般的雪花輕輕飛揚，最後是鵝毛似的雪朵鋪天蓋地捲過來，把世間萬物都裹得嚴嚴實實，像蓋了一床厚實的羽絨被。人踩在雪上，腳底發出「咯吱咯吱」的響聲，那是冬天最清脆的調子。

這樣的雪天裏，父親總愛帶着我去趕兔子。銀裝素裹的田野上，兔子耐不住飢餓出來覓食，跑也跑不動，往往一抓一個準。父親還被村裏人稱為「魚鷹子」，如果是雪天裏，他會帶着我去叉魚。我的家鄉是湖區，黑魚、甲魚、草魚到處都是。雪天的河面上，結了冰，魚在水底一動不動，我父親握着鋼叉，猛地插下去，「嚓嚓」的聲響，透過冰層傳過來，不用看也知道叉中了。我跟在後面提魚簍，臉頰凍得通紅，青鼻涕垂下來，半尺多長，快要結成冰碴

子，一點不覺得冷。

現在想起來，那些日子真有意思。我懷念那個年代，更懷念已經去世了二十餘年的父親。要是父親還在，能再陪我看一場雪，能看到我的幾個孫子，那該多好啊！

十年前的那個冬天，我在鄉鎮組織部門工作。那天寒風凜冽，我接待了一位困難戶，她該享受的政策都已落實，可一場車禍讓她截了肢，只能坐在推車上，日子過得艱難。我一直業餘寫作，幾天後，我收到了一筆400元稿費。那是一個雪後天晴的上午，陽光明媚，屋頂的積雪，順着屋簷滴答往下淌，我騎着電動車，頂着刀子似的寒風，往鄉下趕，我想去看看她。可那天她不在家，我給村書記打了電話，請他過來，把裝着稿費的信封，交給了他，我再三囑咐，不要說出我的名字。村書記爽快地答應了，看着他接過信封的背影，我坦然了，心裏像卸下了一塊石頭。

我記得，騎車回家的路上，寒風依舊刺骨，天空中下起了雪，白花花的雪，落在臉上，讓我清醒、舒服。我想，那個冬天的雪夜，她收到錢時，心裏應該是暖的吧。而我，也因這點善意，覺得整個冬天充實、欣慰。

## 琴台客

時隔兩年，我再次駕車回到了湖北棗陽。

對於自小就被父母到處寄養、四處「流浪」的人來說，有乾爸乾媽和兄弟姐妹們在的棗陽是融入我的骨血的另一個故鄉。每一次回去，都像是一次光陰流轉，將我從凡俗的塵世中抽離，拉回那段沒有憂慮、幸福美好的少年時光。對於自小就嘴饞的吃貨來說，每一次風塵僕僕地駕車跨越千里的探親之旅，除了與親人相聚，也是為了解饑，用記憶中的味道慰藉長久的思鄉之情。

乾媽做的韭花辣醬對於不太能吃辣的我，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對家和親人的念想。乾爸是轉業軍人，在民政局工作，從前家裏住的是建在烈士陵園旁的小平房。屋外空地上，乾媽種了各式小菜，也種了韭菜和辣椒，乾媽手巧，收了韭菜花和辣椒，就晾乾剝碎了加入蒜蓉、生薑粒、黃酒和鹽醃製起來，不久就是一道香噴噴的小菜，用來下飯和拌麵條都十分可口。少時我很愛吃乾媽做的韭花辣醬，後來在深圳定居，乾媽做了辣醬，想念我了，會囑小哥寄到給我。吃辣醬時，舌尖瀰漫的不只是故鄉的香，更是刻進味蕾深入骨髓的家的味道。

遺憾的是這次回去，乾媽已不能再種菜和做韭花辣醬，她住進了康養院，雖然生活起居皆有人細心照顧，但還是對家裏能自己

我回到棗陽，除了吃家人做的家常菜，也

## 伍呆呆

## 暖在舌尖

動手做的飯菜十分惦念。乾爸亦是，年事已高的乾爸已不太能記人記事，幸運的是他雖然坐在康養院的輪椅上，我去探他，他仍是從前的模樣，像個清秀乾淨的高中生，腼腆地笑瞇瞇地看着如今已被稱為「呆呆老師」的我，喊出「伍梅」這個只有家人才喚的名字。除了小姐姐玉華，大姐玉玲的廚藝也極好。幾乎每次回棗陽我都住在大姐家，大姐做的蒸麵條也是我心頭的牽掛，是在外時永不可能吃到的味道。大姐會將新鮮的五花肉煸炒出油，再加入豆角、黃豆芽等，拌上醬油和香料與麵條一同上鍋蒸。出鍋時，麵條吸足湯汁的精華，根根分明，油潤鹹香，每吃一口，都是大姐如母親一樣的疼愛。吃下一碗麵，就吃下一碗溫暖的被愛包裹的幸福。

大姐的廚藝也沒有被歲月辜負，她很早就從原來上班的廠裏辭職，和大姐夫一起開了一家餐廳，從小打小鬧，到自己買下地皮建起樓房，經營成了棗陽知名的大餐廳。餐廳的規模做大了，有了專業的廚師，客人愈來愈多，且都成了回頭客，如此一做就是30餘年。我想，大姐的餐廳做得好，並不純是因為他們菜品的出品好，更是因為她給自己的餐廳起名為「金太陽飯店」，「太陽」帶給了所有人從舌尖到心頭的溫暖。

我回到棗陽，除了吃家人做的家常菜，也

少不了去吃棗陽最有名的酸漿麵。其實酸漿麵也是家人做的：小弟陳偉在大姐的餐廳對門開了一間小小的「金太陽酸漿麵」。小弟自己主廚，勁道的鹹麵煮好，放進用發酵過的酸漿精心熬製的湯頭，配上翠綠的蔥花和香菜，炎熱的夏季吃來，所有沉睡的感官都能被那股誘人的香氣喚醒，酸、鹹、香、鮮在舌尖上層層遞進、灑散，瞬間就能驅散遊子長途跋涉的疲憊，舒坦地體味到回家的感覺。

離開棗陽前，大姐、小姐、小姐夫和小哥帶我回了少時常去玩耍的酸漿麵起源地——琚灣鎮。鎮上的變化很大，河上建起新橋，但那座我們曾經走過的，橫跨滾河的石橋在悠悠歲月的流淌中依然堅實地屹立着，像歷經百年的酸漿麵一樣，它是棗陽的標記，也是我親情的坐標，連接着過去與當下，帶着家人之間彼此的愛和牽掛。

  
● 作者少年時在棗陽住過的平房處如今的變化。  
作者供圖



## 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宏福苑大火，一場全社會的心理創傷，相信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撫平。

在港島某私人屋苑快餐店，聽一位婆婆與她的鄰居談話，長者傷心自有痛處，電視每播放有關火災現場家破人亡的慘況，不知怎的，眼淚就是流個不停，不知道怎樣去改變自己這種延續性哀傷。

在這場災難中，有九名印傭和一名菲傭不幸離世，印傭葬身火海比菲傭要多，這與照顧長者有關，有長者的家庭，多僱用會說些少中文的印傭，可作簡單溝通，而年輕僱主沒有語言障礙，則多會僱用菲傭照顧孩子；所以火警發生時，菲傭帶着孩子或手抱嬰兒，比較容易逃生，而印傭就不同了，她們照顧的多是行動不便或坐輪椅的長者，走火警就困難重重。有僱傭脫險的印傭說到同鄉的不幸，「我們不能丟下婆婆不顧呀！」在生死之間，毫無血緣的人，照顧者沒有放棄被照顧者的生命，拚死保護至最後一同罹難，善良的靈魂，深深感動了我們。

另一位僱傭和僱主一同脫險的印傭，躺在醫院訴說和僱主失聯，「很掛住95歲的公公（僱主）。」當時脫險並不等於生存，被救出的人當時情況看似還可以，但其實已是內傷嚴重，最後還是去世了，印傭的尋人記，令人動容。這場火災奪去的生命，除了親人之外，還牽涉不少人的兒時玩伴、同學、同事、老師、校友，沉痛仍在不停延續。

有位長者說，她現在很珍惜家中的菲傭，在看這宗新聞的時候，菲傭每說到受傷的同鄉，都眼泛淚光，而且還動情表示，如果遇到此等情況，她也會背起僱主逃生，長者為此感動不已，因為她的家居在30樓以上哩！就憑這一句，就應好好善待你的家庭傭工。在災難面前捨生忘死，對死亡無所畏懼的大有人在，我們殉職的消防員，拍門呼喚救了多人而犧牲的居民，人性的光輝，值得我們致敬。

在此一艱難時期，社會還未走出傷痛，但選民走了出來，用他們的選票，讓新一屆立法會順利誕生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困難反而凝聚了力量，市民抱着對新屆議員的期望，熱情比任何時期還要高漲，新人事新氣象，立法堵塞漏洞，系統性改革，必然加快步伐。

正如當選的立法會候任議員說：此刻社會正值沉痛時期，當選於我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，共同推動災後支援和重建，反而有感肩上從未如此負重。



## 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世事無常。11月16日早上打開手機，看到由崇正

6,000港元，將來就不止啦！」自他加入我會，我們來往的機會就多了，開始認識這位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、博聞強記的朋友，每當我遇到些什麼事情，都會向他請教，他總是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，並且有求必應，粵語就是，「從來不托人手託」。他也會與我分享他的私家事。我住新界，難得一次過海到港島辦事，辦完事，約他喝茶，他只要有時間一定赴約，我們在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北角都喝過下午茶。記得有一次他滿面怒容地來見面，我想，可能我得罪他了，但聽他娓娓道來才知道是兒女惹他生氣，而他也是極少數見過我家人的朋友。

黃博士是游泳來香港的，一生與文字為伍，愛好琴棋書畫，是一位典型的文人雅士。我說他是一位好命的人，因為他這輩子「活得好，死得快！」他們夫婦從青春到白頭，鶴鶯情深、子孫繞膝，經常在臉書看到黃博士攜夫人到世界各地旅行，近年也在廣東買了樓，偶爾同夫人回內地小住幾天，遊山玩水，盡享美食，還有他飼養的一群寵物狗。從他暈倒到離世，僅一個多小時，沒有受病痛的折磨，但我少了一位朋友，以後過海到港島，少了一位我想見就能見並且無話不談的珍貴好友。



● 朱高正（左二）及友人在香港酒店喝下午茶。作者供圖

## 可愛的中國方塊字

### 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都說今日的孩子想玩什麼有什麼，環境

好一點的家庭，兒子出生後客廳差不多已變成小兒樂園，毛公仔電動車和小滑梯都有了，大一點就玩手機，不像他們祖父母和爸媽兩代，小時候一個布娃娃、一架小型木頭車玩上整個童年。

唯一分別是今日玩手機的孩子少同伴，失去「跳飛機」和「拍公仔紙」之類與眾同樂的遊戲了吧；可是就算「獨樂樂」，原來還有不少喜歡學習的孩子，除了手機之外，也找到他們喜歡的另類「遊戲」。

看網上有四五歲的孩子，演出高難度的京劇《貴妃醉酒》《空城計》，字正腔圓唱到令老戲迷拍案叫絕；也有手執毛筆逆鋒頓筆寫出正楷，草書如魚游春水的，可見那些孩子並不完全迷戀手機，仍然自己尋找到科技以外的樂趣。所以不由不相信天才真的來自天生，沒上述天分的領悟力，家長無論怎樣也難強迫出來。



● 兩個不相識的小孩子。作者供圖

說到這裏，就忍不住再一次談談曾經提過兩次的「小東西」了，他母親最近傳來新的照片，看他慎重地緊握着那疊中文字卡片，還是像前兩次一樣目不轉睛在沉思，沒看過毛筆和其他孩子寫書法，已經那麼喜歡文字。

我在想，他一定對每個文字不同的結構感到奇怪，文字上的一筆一畫，像不同面目的玩偶，好像看到「舞」字已聯想到單腳跳的芭蕾舞。

寫到這裏時，又不能不岔開一筆，剛剛收到表弟傳來一段短片，說美國一個人稱「漢字叔叔」的理察西爾斯，打從22歲開始，因為偶然看到中國那部《說文解字》產生了興趣，從此用了30年光陰苦學漢語，其間還奔走世界各地宣傳漢字的神奇；多次忍受裁員之苦，不惜節衣縮食盡家財，無非為了設立他心血結晶那個「漢字與詞源網站」。這麼說，我們兩歲半的「小東西」是不是正與他相似？他比「漢字叔叔」還早19年半便已發現漢字的魅力呢！

## 弘法寺用齋